

祁连雪



千/山/暮/雪/，/妾/发/初/覆/额/；/忆/君/迢/迢/，/青/山/望/断/河/

SNOW IN QILIAN

淹死的鱼/著

祁连雪

(一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祁连雪/淹死的鱼著. —珠海:珠海出版社,2007.8

ISBN 978-7-80689-748-5

I. 祁... II. 淹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14182 号

祁连雪 (一)

作 者:淹死的鱼

责任编辑:潘杜鹃

装帧设计:天下工作室

出版发行: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

电 话:0756-2639346 邮政编码:519001

邮 购:0756-2639344 2639345 2639346

网 址:www.zhcbbs.net

E - mail:zhcbbs@zhcbbs.net

印 刷: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710×1000 1/16

印 张:32.5 字数:400 千字

版 次:2007 年 9 月第 1 版

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689-748-5

定 价:50.00 元(全两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,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楔子 红豆相思	/1
第一章 鸿飞千里	/4
第二章 金枝中树	/12
第三章 斗城风华	/20
第四章 绿杨深处	/28
第五章 上林苑赋	/35
第六章 建章营战	/44
第七章 秋水长杨	/52
第八章 倚红绮绵	/60

第九章 渭桥风月	/68
第十章 上元佳节	/76
第十一章 灞桥垂柳	/85
第十二章 元朔会猎	/93
第十三章 平阳花海	/102
第十四章 尘世如烟	/111

目 录

第十五章 陌上看花	/120
第十六章 兰若芊蔚	/128
第十七章 徙倚何依	/138
第十八章 代郡烽火	/146
第十九章 心海生波	/154
第二十章 清人在彭	/163
第二十一章 管月春怨	/172
第二十二章 萧萧边马	/180
第二十三章 戍旗猎猎	/188
第二十四章 卷帷望月	/197

第二十五章 何处相思	/205
第二十六章 只影向谁	/212
第二十七章 孤灯不明	/220
第二十八章 河西飞沙	/228
第二十九章 万里层云	/237
第三十章 西域微澜	/245

楔子

红豆相思

“公主，听说这个公主在乌孙国呼风唤雨，您等下说话可小心着点。”碧心有些担忧地看着刘细君。细君点头，轻抹双眼，只可惜那抹孤寂无论如何也擦拭不去。

元封六年（公元前一〇五年），汉室封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为公主，下嫁乌孙国王昆莫。细君年方十六，而这昆莫已经年过六十，虽然皇帝刘彻顾及公主远嫁，给她配置了丰厚的嫁妆，但这西域满眼黄沙，日夜冰火两重天，细君整日抱着琵琶呜咽，也不知哭湿了多少锦被。

“汉室公主刘细君见过伊宁公主。”细君轻移莲步，款款行礼。

整个帐篷一片死寂，良久听得羊皮卷置于案几那丝几乎轻不可闻的声响。“嫂嫂多礼了！按照你们汉室的礼数，只怕是应由我这个小姑先来见过嫂子吧！”伊宁公主的汉语居然带着长安口音，细君心尖微颤，满心好奇，却终低头不敢看这被乌孙国人奉若神明的伊宁公主。

“总是低着头不嫌累吗，难不成嫂子是怕我长相诡异吓到金枝玉叶！”伊宁公主轻笑了起来，但她的笑意却如大漠的夜晚，透着一股无法言明的寒意。

细君咬紧嘴唇，缓缓抬头。穹庐的灯火一时有些闪烁，细君觉得眼前一花，愣在当场居然不知该说些什么。碧心定定看着伊宁公主，心下

暗叹这位乌孙公主真把花容月貌的细君公主都给比了下去。伊宁公主白衣胜雪，一头乌黑的卷发随意地披散下来，她的眼睛黑如夜幕，但是其中的光芒却如明星照亮了整个帐篷。

“觉得我比你想像中年轻？”伊宁的嘴角又一次往上，细君浑身一颤，感觉伊宁公主只用了一眼就把自己看得通透。

“嫂子坐吧！我们俩这样僵着，传到你们皇帝那儿还以为我这个小姑难缠呢！”伊宁潇洒挥手，顿时上来几个女奴给细君端上上好的蒲团。

“伊宁公主姑射仙姿，细君一时看愣了，失了礼数请公主见谅！”细君复又低头。

伊宁略皱眉：“公主，不，右夫人，你我是一家人不用这么客气！”

“谢公主！”细君知道这位伊宁公主虽一介女流却手握乌孙五万兵马，因此也不敢真以嫂子的心态面对这位小姑。

“右夫人，恕我直言，如果你一直这样拘礼，恐怕你永远也无法在乌孙快乐起来！”伊宁深思地看着细君。细君抬头，看向伊宁的美目，眉宇间又笼轻愁。

“右夫人，乌孙不比汉室，没有那么些繁文缛节，你现在可是乌孙最尊贵的夫人，何必这般小心翼翼？”伊宁叹了口气，手无意识地敲击着案几，左腕上的一串红色手链打到案几上发出一片脆响。

细君凝神看了看伊宁的珠串，突然冲口喊了出来：“红豆？这是南越之物！”

伊宁的眸光瞬时变得温存，右手轻轻抚摸红豆珠串：“右夫人也认得此物？”

“此豆又名相思豆，长于南国的高树之上，听说要数年一发，所以颇为罕有。大汉宗室贵妇颇喜此物纯正的红色，所以细君认得。”细君看伊宁腕上的红豆珠串个个大小匀称，色泽艳丽，知道这即使在皇室也可算上乘。

“相思豆……”伊宁呢喃，仿佛倦了一般斜斜靠向身后的矮几，闭上的双目睫毛微微抖动，在眼底打下一片娇媚的阴影，“刘蒙之还好吗？”

细君一惊，“三叔很好，早已被皇上封为盱台侯。”

“我还记得他小时候哭得鼻涕一把把的蠢样！”伊宁睁开眼，嘴角浮现顽皮的笑容。细君凝神想像威严的盱台侯哭得涕泪横流的样子，扑哧

一笑。

“公主到过我大汉？”细君万分好奇。

“何止到过！”伊宁的目光有些迷离，细君听得帐篷外陌生的鸟儿鸣叫，不知为何竟涌起一股如梦般的恍然。

“今天晚了，等来日有空再一一向公主打听长安故人的近况！”伊宁淡淡一笑，眸光一闪，又变回那个让人充满距离感的乌孙公主。细君有些失望，行礼之后默默走出帐篷。

伊宁低头看向案几上的地图，目光却不由自主投向左腕。“你这个大傻瓜，如果当日你亲口告诉我这古怪的豆子叫相思豆，我们之间又该是如何一幅景况？”

“啪——”，一滴清泪恰好滴到地图上标识着祁连山的位置，伊宁浑身微颤，“大傻瓜，你这个大傻瓜！”

第一章 鸿飞千里

元朔三年(公元前一二六年) 匈奴王庭

“碧塔,於单跟你从小亲热,你现在怎么反而一点都不高兴呢?”昆莫一屁股坐到帐篷中央,拍拍脑袋,看着妹妹耀眼的美丽,心里多少有点不忍。

“哥,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心思!”大颗大颗的泪水从碧塔湛蓝的眼中滴落。碧塔是昆莫叔父的长女,昆莫家人多被匈奴屠戮,因此他把叔父的两个女儿当成亲妹妹一般照拂。这碧塔今年十六岁,她的美丽是漠北和西域歌人赞颂的对象,族中的老人都说她是西域第一美女。

“於单是匈奴太子,这次他可是铁了心要娶你!其实我看着也不错啊,匈奴称霸漠北,连汉人都被他们打得没脾性,乖乖把美女金银送到这里,你跟着於单不会吃苦!”昆莫目光深沉,心中有种说不清的情绪在升腾。

乌孙族人原居于匈奴西部,匈奴军臣单于杀死了昆莫的父亲,把年幼的昆莫扔到草原。昆莫靠着草原的露水活了下来,军臣还以为是天神庇佑昆莫,所以收留了昆莫,还让他领兵作战。现在因为昆莫军功累累,军臣单于终于答应恢复昆莫的王位,把族人还给昆莫。

“我喜欢的是乌维!”碧塔头一扭,满头黑发飘飞。乌维是匈奴左谷蠡王伊稚斜之子,也就是军臣单于的侄子。

“住口！今天晚上你和於单就定亲了，不许再提乌维！”昆莫警觉地看看帐外，怒目瞪向碧塔。和匈奴太子结亲对于现在的昆莫来说是上策，眼看就能独立于匈奴，昆莫现在走的每一步都很小心。

“我早已是乌维的人！我到死都是他的人！”碧塔扑到毯子上大哭。

昆莫大惊：“娘的，乌维这狼崽子！这话你可别当於单的面说，我这不是为了自己，你想想，於单是太子，伊稚斜在匈奴再神气也不过是单于的奴仆，更别说乌维了！乌维动了太子的女人，罪名可大可小！”

碧塔更加悲从中来：“哥，我十三岁那年在草原迷路遇到狼群，是他，是乌维救了我！你根本无法想像那天他身上的光芒简直比太阳都耀眼，他是我的天神！我爱他，就算他要我去死，我也不会皱一下眉头！”

昆莫愣愣地看着妹妹白皙的脸上不断滑落的泪珠，心里更加烦乱。

“姐姐！姐姐！好了没有啊！你不是说好带我去打猎吗？”清亮的女声响起，混杂着一片狗吠，显得分外热闹。

“这事别告诉伊宁，这丫头嘴可不紧，到时候跑去说给於单听，伊稚斜和乌维可都麻烦了！”昆莫低头嘱咐了碧塔一句，掀开帐门，“伊宁，你这个野丫头，今天是碧塔和於单太子的大好日子，碧塔还要梳头打扮呢！”

伊宁使出吃奶的劲想拽住一只猎犬，但是那猎犬只管低着头往前挪，这一人一狗的角力中伊宁渐处劣势，纵是伊宁憋红了脸双脚也被猎犬拖得在草地上缓缓地滑动。昆莫看着伊宁的样子，纵是满心烦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“没用的丫头，都快十四岁了，还拽不住一只狗！”昆莫大笑。

“小公主小心！”

伊宁觉得眼前一花，一条比她小腿还粗的手臂接过她手中的狗绳，听得猎犬的呜咽，这只黑狗硬生生定在原地。

“哇，乌维哥哥，你太厉害了！”伊宁的小手覆在眼前挡住耀眼的阳光，仰头方能看到乌维的眼睛。昆莫的眼睛霎时深沉，他和乌维无语对视了一眼。伊宁压根没注意到这两个男人之间的无言角力，她蹦蹦跳跳跑到猎犬跟前。“哈哈，敢欺负我这西域第二美女，你给我等着，等下我剁了你的狗腿下酒！”

“西域第二美女？”乌维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宠溺地拍拍伊宁的脑袋。

“姐姐是第一美女，我当然就是第二美女了啊！”伊宁笑起来两只眼

睛弯成月牙的样子,看得乌维心里一晴。

“傻丫头!”乌维想起第一次看到伊宁情景。那天三岁的她咬着手指,哭着嚷着要乌维抱。乌维从小生得威猛,一般小孩看到他都是哭着要逃开,这样哭着要钻进他怀里的伊宁倒是第一个。乌维轻轻抚摸伊宁的卷发,嘴角噙起一丝微笑。昆莫冷冷看着乌维鲜有的温柔,对这个伊稚斜之子并没有太多好感。

“昆莫王,左谷蠡王有请!”乌维淡淡一笑。

“今晚碧塔就要定亲了,我这边好多事情要准备呢!”昆莫打了个哈哈。

“左谷蠡王为的就是这事!左谷蠡王还说要送昆莫些礼物呢!”乌维仰头看了一眼空中的鹰隼,草原的风吹动他帽尖的丝带,俊逸的脸上一副漫不经心却又潇洒异常。

“那我就先跟小王子走一趟吧!”昆莫无奈。左谷蠡王是老上单于幼子,行军打仗颇有手法,这几年随着军臣渐老,左谷蠡王一族相形之下逐渐显赫。

“昆莫王先请,我随后就到!”乌维手一挥,几个随从引着昆莫往伊稚斜的大帐走去。乌维把狗绳交给伊宁,“不要走远,我跟你姐姐说几句话就来陪你打猎遛马好吗?”

“不许说了不算啊!”伊宁大喜,蹦蹦跳跳地拉起狗就跑。开始是她拉着猎犬,渐渐地就变成狗拽着她了。“跟上伊宁,别让她受伤了!”乌维苦笑了一声,几个士兵立即纵马上前护住伊宁。乌维眯眼看向太阳,知道已近正午,正正脸色,挥开帐门进了碧塔的帐篷。

“臭狗,你再跑这么快,小心我让你变成死狗!”伊宁大呼,一边劳作的匈奴奴隶看着这个一身红裙的小公主脸上都露出笑容。伊宁在匈奴草原长大,但是他们西域人不似匈奴人般高大,因此伊宁虽已界成年,在匈奴人眼中仍然像个小孩。

“哎哟!”猎犬顾自跑开了,伊宁摔倒在草地上一阵大哭。

“公主小心点!”一个在一旁静静看书的仆从上前扶起伊宁,给她拍拍衣服。

“张骞,你怎么这么喜欢看书啊?书里有羊腿吗?”伊宁索性坐在地上,仰起笑脸看着那个仆从。张骞看上去三十多岁,满脸风尘,身上穿着

普通匈奴奴隶的衣物，但是他的目光却总是让伊宁联想到于阗国的美玉，温润却闪动着精灵的光芒。

“公主不是也曾跟着国师学汉学吗？这些书你也看得懂啊！”张骞想到中行说的脸就一阵厌烦。

“你说的是中行说啊，那个老头子没劲死了，大热天都会穿着厚实的衣服，脸色跟死人似的！每次跟着他学啊，我浑身都冒冷汗！”伊宁瘪着嘴一个劲摇头。中行说是老上单于汉人阏氏的陪嫁仆从，因他深知中原形势，一举在匈奴被提升为国师。

“他是个阏人，所以行事有所不同。”张骞微微冷笑。

“什么是阏人啊？”伊宁歪着脑袋，目光中的光芒仿佛揉碎的阳光让张骞一阵温暖。

“这个，这个公主大了就会明白。”张骞咳嗽了一声。

“你们汉人就是这样，喜欢话说一半，故弄玄虚！”伊宁叹了口气，四仰八叉地躺在草地上愣愣地看着碧蓝天空中变幻无常的浮云，“张骞你还想着回汉国吗？”

“大汉是我的故乡，张骞生于斯长于斯，死也要死在故乡。匈奴无道，扣留我这个汉使，让我滞留漠北数载无法归乡！”张骞的手微微发抖。伊宁在草地上一个翻身，撑起脑袋仔细看向张骞的脸，发现一向豪爽的他显得有些悲伤，有些愤怒。

“你啊，也真是够霉的，好不容易逃了，还偏要去西域，结果又被单于截住了！”伊宁叹了口气，“其实匈奴也不错啊，你在这里也有了老婆孩子，干脆留在这里吧！汉国有什么好！”

“伊宁公主，我们大汉幅员辽阔，各地景致风俗不尽相同，街道上熙熙攘攘都是人，店铺里装满来自各国的货物，只要你说得出的，大汉都能买到。大汉天子文治武功，百姓皆安居乐业！”张骞眺望南方，豪气万丈。

“好了好了，啰啰嗦嗦一大堆，我都听不太明白。这样吧，下次我和你一起去你故乡玩玩好不好？”伊宁打了个哈欠。

“好！只要公主能带张骞出匈奴！”张骞眸光一闪。

“这事其实并不难，到时候我帮你求於单太子！”伊宁拍拍张骞的肩膀。

“张骞先谢过！”张骞含笑给伊宁行了个匈奴大礼。

“张骞，你知道我最羡慕什么吗？”伊宁又复躺到草地上，扯了根草衔在口中。

“云朵！”张骞也坐到草地上，随伊宁看向蓝天。

“是啊，你真聪明！”伊宁大笑起来，“我希望自己永远像天上的云朵一样，没有缰绳能够圈住我！”张骞一愣，他知道伊宁喜欢看云，所以随口就答出伊宁心中的答案，但是张骞不知伊宁喜欢云朵的背后竟有着耐人寻味的理由。

“伊宁公主在匈奴草原已经如云朵一般自由了啊！”

“匈奴草原再辽阔也比不上蓝天，我真的很好奇山的南边到底是什么。张骞，我一定要驰过匈奴的草原去看看外面的天地！我想知道你故乡的云朵和蓝天与这里什么不同！”伊宁的脸平静下来，长长的睫毛在白皙的脸上打下一片美丽的阴影。

“伊宁！”

张骞一个激灵赶紧起身，向乌维行礼。乌维满脸不悦，挨近伊宁，又好气又好笑地扯下她口中的草。“多大的姑娘了，还像个假小子！”

“乌维哥哥，和姐姐说完悄悄话了啊？”伊宁放低声音，挤眉弄眼的。

“我和你姐姐什么话不是当着你面说的啊！”乌维宠溺地抚摸伊宁的头发，看着她脸上的红晕心里一阵悸动，“伊宁，今晚不要乱跑，跟着我好吗？”

“才不要！今天我要去开单玩笑！”伊宁把头搁在乌维的腿上笑得很高兴。

“今天是太子大喜的日子，你不要淘气，听话，不许离开我三步远！”乌维的表情仍然温和，但是目光流露一丝寒意。张骞在一边目光一闪，轻轻走开了。

“为什么啊？”伊宁撅嘴，“哦，是想让我安慰你！”伊宁撑起身子认真看向乌维的双眸，“姐姐要嫁给别人你很伤心？”

乌维无语，他脸上的表情让伊宁有些看不懂。“伊宁你还小，你不明白很多事情并不如表面看上去这般！”

“你们男人有时候就是烦人，好比草原的天气，刚才还晴空万里，一下子就能乌云密布！”伊宁叹了口气，闷闷地躺下。

“伊宁，只要我在你身边我就是晴天！”乌维俯身在伊宁耳边低语，

口中的热气激得伊宁大声喊痒。

“伊宁听话,今天晚上不许乱跑!”乌维抱住伊宁,看着不断呼喝巡逻的单于兵马,嘴角越抿越紧。

“大禄!”

匈奴草原在众多篝火的映衬下显得喜气洋洋,众多匈奴和西域歌姬在胡乐中翩翩起舞,匈奴贵族手持大碗互相敬酒,不断高叫酒令。伊宁在人群间穿梭,因为今天是碧塔的婚事,昆莫不准她穿红衣,她随便找了件粉色的裙子。

“姑姑!”大禄是昆莫的第五个儿子,人生得非常骁勇,比伊宁还大上四岁。但是因为伊宁在辈分上可是他长辈,所以大禄每次见到伊宁都觉得别扭。但偏生这伊宁就要寻他事,现在又在他和匈奴右骨都侯喝酒的当口阴魂不散。

“嘻嘻,侄儿乖!”伊宁老气横秋地拍拍大禄的肩膀,看得右骨都侯一阵偷笑,大禄的脸简直都快绿了。

“大禄啊,姑姑和你玩个游戏好不好?”伊宁大大咧咧坐了下来。

“大禄已经过了玩游戏的年纪!”大禄一口烈酒灌了下去,要不是伊宁在匈奴贵族中颇为讨喜,昆莫又宠着她,大禄早就不耐烦了。

“这个游戏可是考脑子啊!你看现在我右手里有一块小石子,等下你看清楚了告诉我,石头在哪个手里!”伊宁摊开两只手,亮亮的眼睛映进了火光,显得如宝石一般流霞四射。

“这还用的着脑子!我们练箭的人这点眼力都没有如何在战场上活下来啊!”大禄不屑道。

“看清楚了!”伊宁脸色一正,一下子把石子抛到空中,随着双手的翻飞,那小石子滴溜溜在双手间流转。大禄脸上露出不屑的笑容,定定看着石子的走向。一旁的人看得有意思,也涌上前。

“在哪只手里?”伊宁猛地攥紧手,把拳头伸到大禄眼下。

“左手!”大禄闭着眼睛,一边的人都点头称是。

伊宁微微一笑,摊开左手,一片哗然,里面空空如也。大禄一惊,伊宁已经端起酒杯,笑眯眯看着他。大禄无奈只得一口饮尽伊宁递来的酒。

突然乐声一变,舞姬纷纷退下,於单穿着上好的丝质长襦,牵着半

蒙着面纱的碧塔走到单于面前。军臣单于斜依着身子笑咪咪地看着爱子，一边的左谷蠡王伊稚斜微微啜了口酒，目光静静滑过碧塔和於单手中拿着的金杯。

“於单，好好对碧塔啊，她可是西域第一美女，眼红的人多着呢！你要是不争气，这么漂亮的王妃可不容易养活！”军臣拍了拍案几，一边众臣都附和地笑了起来。

“单于放心，於单会尽早变得和您一样，如祁连、昆仑般雄壮，保卫家人和族人！”於单右拳砸向左胸，年轻的脸上尽显豪迈。碧塔低着头，伊宁看了半晌也没瞅清她的表情。

“好！不愧是我的儿子！”军臣大喜，站起身。於单的母亲大阏氏一脸骄傲之情，随着军臣走到主帐前。

“碧塔给单于、阏氏敬酒！”碧塔屈膝行礼，小心翼翼地捧着金杯上前。

“好，从今天起你可就是我们的女儿了，要尽快给匈奴多添几个小王子！”军臣一口干了金杯中的酒。顿时草原响起轰天的叫好声，舞姬又纷纷上前为贵族助酒兴。

“伊宁呢？”乌维满脸是汗，抓过一个兵士低声问道。

“刚才还看见和右骨都侯在一起，一转眼就不见了！”那个士兵擦擦脸上的汗。

“没用的东西，让你看好伊宁的！”乌维心急如焚，一巴掌打翻了那个士兵，“给我找！等下要是伊宁伤到分毫，我废了你！”

“大禄，伊宁呢？赶紧招呼族人先退席！”昆莫也是满头大汗。

“她刚才还在，一转眼不知道上哪里混去了！”大禄见父亲心急心中也有些不安。

“你赶紧找齐兄弟们，我早已命人打包了行礼，骆驼和马都在不远的地方，你大哥在那边。你们兄弟几个到齐了就先跟着大哥撤！”昆莫想起下午伊稚斜话里有话的样子，觉得未雨绸缪方是上策。

“父王？”大禄眯起眼睛。

“现在什么也别问，赶紧走！”昆莫的目光穿过人群看向和众亲贵笑闹饮酒的伊稚斜，脸上的表情益发僵硬。

“张骞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伊宁在群帐的背阴处看到张骞、甘父把帐

篷和行礼都打包到了马上。

“伊宁公主？”张骞惨白的脸色略恢复了些血色。“伊宁公主，你不想跟着我去看看大汉风华？”

“你想逃？”伊宁一下子严肃起来，警觉四顾，“现在不是时候，王庭的守卫很严！”

“伊宁公主，不管你是否愿意跟着张骞去大汉，你先别回单于主帐。”张骞一把拉住伊宁的袖子。伊宁深思地看着张骞，脸色变幻。

“单于！”一片呼喝传来，主帐方向似乎大乱。一时间马蹄疾响，所有的侍卫都往单于主帐奔去。不久，又是一片更大声的马蹄疾响，听得弓箭的呼啸声和人群的惨呼声，整个王庭火光一片。

“姐姐！”伊宁大惊，只身要往主帐冲去。

“公主，你现在不能去！”张骞一把拉住伊宁。

“我的族人都在那里！”伊宁太急，拼命扭打张骞。

“昆莫王早就带着族人往西边撤了，你姐姐是太子妃，会有单于兵马保护！”张骞咬紧牙关。这几日张骞观察匈奴兵马调动，知道左谷蠡王伊稚斜终将乘太子大婚动手，而下午乌维叮嘱伊宁的话更加证实了他的想法。张骞知道伊稚斜野心颇大，因此急着想乘此机会回长安向皇帝报告西域和漠北之行的结果。

“不行，我要亲眼看到他们没事才行！”伊宁狠狠咬向张骞。张骞一声闷哼，甘父太急，一拳打昏了伊宁。

“夫君！”萨沁看着张骞没了主意。

“伊宁公主对我们颇多照拂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她被战火卷入。甘父，带上她，我们赶紧逃！”张骞快步上马，指挥家人快速往南方奔驰。

“姐姐！”伊宁呓语，耳边传来女人小孩的哭叫。“姐姐！”马匹急速奔驰的声音终于取代了一切，伊宁的眼泪缓缓滑落，依稀看到草原盛开黄花的时节姐姐和自己躺在草地上看浮云的样子。

“姐姐最喜欢的人是谁？”

“伊宁！”

“姐姐一辈子都会爱护的人是谁？”

“伊宁！”

第二章 金枝中树

“公主！”甘父无奈地看着一脸灰土的伊宁。这已经是伊宁第十三次乘他们休息的时候逃跑被抓了。“你没有马根本跑不过我！”

“呸！用你们汉人的话，你们就是恩将仇报！”伊宁愤愤地吐了口唾沫，“亏我平日还对你们这么好！”张骞他们一连奔驰了十多天，已近云中。自从伊宁醒过来之后就不断挣扎逃跑，张骞不得已甚至捆住她。

“左谷蠡王毒杀军臣单于，太子於单和伊稚斜的兵马正在打仗，你现在冒冒失失跑回去只能送死！”甘父叹了口气。

“只有你们这些没骨气的汉人才会怕死！难怪你们打不过匈奴！”伊宁鄙夷道，“我告诉你，我根本不怕死，我要回去找姐姐！”

“碧塔王妃应该不会有事！无论是谁赢，她的美丽都会保护她！”张骞给伊宁递上一杯马奶。

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！”伊宁大气，“你是在怪我姐姐美色误国？你别以为我没读过你们汉人的史书，呸，汉人的男人都是软骨头，输了仗往往都要找个女人来背黑锅！什么妲己、西施，还不是那些亡国之君自己闹的！”

张骞静静看着伊宁因为激动而赤红的双颊：“公主不要多心，我从来没有腹诽过碧塔王妃。我只不过想和你说，碧塔王妃不会有事，你哥哥也是个聪明人，当日他遁走得比我们还快！你也听那个牧羊人说了，